

秋日寻访弥苴河

杨世明

迎着朝阳，吹着凉爽的秋风，踩着湿漉漉的田间小道，我们爬到“洱源米粮仓”之称的右所坝高坡处，时而低头俯视，时而极目瞭望。只见分布在四周，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高低起伏，重重叠叠的黛色群山自然围成一个宽阔而悠长的大平坝，大平坝上沟渠纵横，硬化公路成网，车辆来往，青瓦白墙的大小村落散落在大平坝的各个角落，村落里偶尔有几股炊烟飘向云端。如巨型的豆腐块组成的稻田在秋阳的炙烤下，翠绿的稻苗逐渐变成金黄的稻浪，覆盖着每一块肥沃的黑土地。那些美丽的村落，繁忙的公路、流水的沟渠、高飞的白鹭、村头的古槐，还有茂密的大青树，犹如镶嵌在金黄巨毯上的风景，我们仿佛置身于油画般绝美的乡村秋景图中。

最令人瞩目的是一条墨绿色的“巨龙”自北向南，从大平坝的中央蜿蜒穿过，把金黄稻浪铺成的巨毯划分成了左右两半。我陶醉于大自然赋予美丽的秋景图中，满眼惊奇与赞叹。随行的当地朋友告诉我们，眼下这个“大平坝”就是有“洱源米粮仓”之称的右所、邓川坝、大平坝上的“绿色巨龙”，就是我们寻访的“弥苴河古树群”了。

朋友说，据专家考证，十多公里长的弥苴河河堤从唐南诏始建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河堤上种植了万余棵黄连木、滇合欢等古树名木。有关修堤和种树的历史记载可在明代艾自修编著的《重修邓川州志》查阅到，即“明万历年

间，广植榆柳，禁止砍伐，自唐初筑河堤至今，历代官民，谨防不殆，对树木保护有加。”据说，当年历代县令离任时，都把河堤上树木棵数作为移交的重要内容，可见古人对河堤树木保护极为重视。正因如此，这河堤上的古树群才成为全县，乃至全州最大的人工种植的古树群落，入选全国“双百”（100棵古树和100个古树群）最美古树名木保护名录。

穿过一片金黄的稻田，跨过一座古石桥，就到了弥苴河的堤岸上。只见一股清澈的水流自北向南，沿着河道哗哗奔淌，黝黑或灰白湿滑的河道两侧，或多或少都长着翠绿的青苔或枯黄的水草，由此可见河道的古老与坚固。河道的两岸密密匝匝地挤满了滇合欢、黄连木等护堤古树，古树高达十余米，胸径得一人合抱或两人合抱，一个个冲天而起的树冠就像一把把绿色的巨伞荫盖着整个河堤。河道两岸古树发达的根系紧紧地抓住河堤石块泥沙，顽强地抵抗着一阵又一阵雨季的洪流，持久地提防着一年又一年突袭的洪涝。河堤上那古树群茂盛的枝叶叶组合成十余公里的绿色巨龙，给右所、邓川坝增添了又一道亮丽的风景，“古堤春晓”即为“邓川十景”之一。

在秋风秋雨的催促下，弥苴河古树群高空的枝叶都由翠绿渐变成墨绿、淡黄、深红了，有的如美丽蝴蝶一样，纷纷从树上飘落于树根而层层叠叠，挤挤挨挨，好像准备打算来年化作滋养



弥苴河畔绿野秋华。

[尹福顺 摄]

古树的春泥呢！古树树梢上斜伸或直立的枯枝，虽然早已枯老，但仍然顽强地坚守在枝头，可能要再发挥一丝最后的余热吧！“叶落归根”“化作春泥”“余热生辉”的诗意，在这个古老的河

堤上生动地展现着。寻访归来，我一直在想，如果说觅食而归、栖息在树梢的那一群群白鹭是古树群的精灵，那么河道里朝着洱海奔涌的流水便是弥苴河的魂魄了！事物大

都总是相生相伴，和谐相处的，如果没有百年的古树群，就没有千年的弥苴河堤，没有千年的弥苴河堤，就没有万亩的右所、邓川坝，也就没有数万生灵在此安居乐业，更不会有碧波荡漾的洱海！

一封未寄的信 | 陈鹏

把巍山河的晨雾装进背包时
指尖还留着点苍山的凉
那片总在黎明时漫过青瓦的云
此刻正沾着我青色的衣襟

汽车碾过柏油路的声音很沉
把故乡的轮廓越推越远
窗外的风渐渐换了腔调
不再带着大理坝子的清冽
而是混着邕江湿热的水汽
扑在窗上

酒开的雾里 我总看见
祖父母在田埂上弯腰的背影
和家门口柏枝树下的石阶

校园的樱花开得比想象中热闹
粉白的花瓣落在图书馆的石阶
像极了家乡五月的蓝花楹
簌簌地 把思念铺满了阶梯

我把未说出口的乡音折成纸船
轻轻放进相思湖的中心
看它载着巍山的月光漂荡
直到被一阵晚风揉碎耳畔

口袋里的钥匙串还挂着
去年从巍宝山捡的松果
课桌上摊开的课本里
藏着新的远方

夏夜静思 | 余述祥

窗前洒落银月光
思绪在月光里舒展脉脉
如夏日荷花悄然盛放
执笔写下诗行
当笔尖与情愫邂逅
所有期许都化作
盛夏里最绚烂的光芒
时光的高速路上
思念在字里行间疯长
思念在胸膛激荡
激情让幸福一路飞驰
永不散场

开海节的渔灯 | 茶艳清

八月初秋
洱海的开海节
连风都是透明的
把点点渔火吹往四面八方
有的沉入海底
有的贴在云端
有的印在姑娘的裙摆上
有的别在小伙的衣襟前
而最亮的那一盏
要留在今夜
做洱海最美的星眸

我们站在光的漩涡里
细数那些被浪花咬碎的银子
风儿轻盈地激荡水中霓裳
恍惚间
所有渔火都纷纷摇曳闪烁
原来它们都是
月光仙子锦衣上掉落的碎钻
而穿梭的渔船
才是串起碎钻行走的星光

秋思 | 王艳华

一片秋叶
从枝头悄然坠落
顺带着季节的回归

阿鹏的歌声
弥漫在岩石和松林里
惊散了枝头的鸟鸣
去年相约的金花
是否回到那棵松树下
等待的焦灼
如清晨的秋露
在枯黄的草叶上漂移

金花的身影
隐藏在歌山人海里
茫茫人海
拉长了相见的距离
敞亮的歌喉回应着
去年的记忆
用歌声 暂时
解了禁闭一年的甜蜜

悠扬婉转的歌声
点燃了阿鹏与金花的相思
如秋之落叶的寻觅
更如古老的松林
等待着下一轮年轻的爱情

校园新荷

好书助我成长

杨钦喜

在我六岁时，爸爸妈妈外出打工，我只能和奶奶留守家中，在这充满思念的日子里，奶奶给了我无尽的温暖和关爱，我与奶奶的祖孙情越来越深厚。可是在这个暑假，奶奶生了重病，顿时我的生活陷入一片黑暗。正在我迷惘不知所措时，我读到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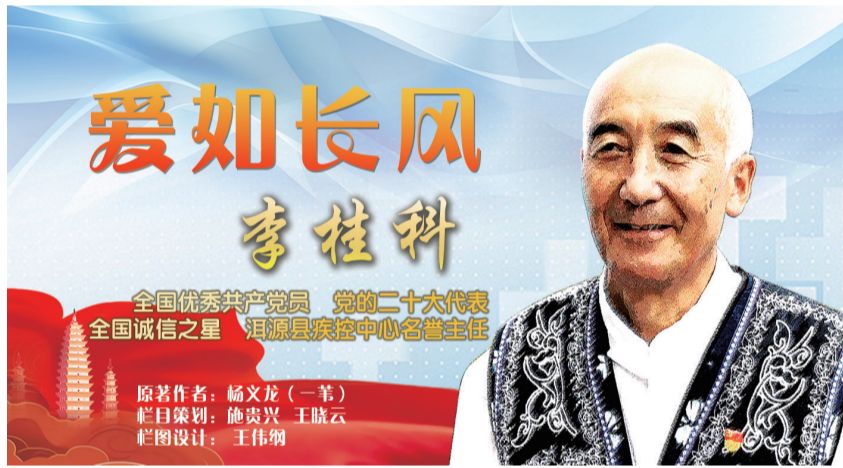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是作家海伦·凯勒的一本自传。记述了海伦·凯勒因疾病失明失聪后，在沙利文老师的帮助下，克服失明失聪给她带来的困境，一步步变得坚强乐观、积极进取的经历。

读完这本书我的心豁然开朗，我

以书中的海伦·凯勒为榜样，用坚强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奶奶生病，不再像以前那样畏惧生活中的困境。从此，我开始学习照顾生病的奶奶，照顾好自己。我每天放学回家做完功课后，就学习做各种家务，虽然我有时会被飞溅的油烫到手，有时会把菜炒糊了，但我坚信只要积极向上、永不言败，就一定能走出生活的困境。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本好书，使我学会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困境，做好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

（作者为永平县龙门乡官上村完小学生）



我和《简·爱》的故事

杨温菡

这个暑假，我读了一本自己非常喜欢的书——《简·爱》。《简·爱》是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讲述了关于爱与自由、坚强与独立的动人故事。简·爱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的心，让我意识到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我们都应该懂得如何去爱。

在读完《简·爱》之后，我深受启发，决心要为老家的农家书屋捐赠图书，并与他们分享我的阅读心得。

那天，我带着精心挑选的书籍来到了老家的农家书屋。小伙伴们看到我手中的书，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我讲述了简·爱如何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困境，如何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

从老家回来以后，我常常利用晚饭后空闲的时间，到附近的社区去帮助清洁工阿姨打扫卫生。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自己的付出能给社区带来一丝的改变，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和满足。

正如《简·爱》中所描述的那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力量去传递真善美，去温暖他人的心灵。

（作者为永平县思源实验学校学生）

（选自州委文明办、州教体局、州文旅局、团州委、州文联联合主办的第一届大理“读好书 做好事”青少年征文活动获奖作品）

在山石屏麻风博物馆，我还看到了李桂科刻蜡板油印的麻风知识培训讲义数十本，还有他用钢笔抄写整理的医学知识笔记，那些用蓝黑墨水写的字，仍在书页上游动呼吸，只是那些纸张已经发黄发脆。

在山石屏，李桂科说：“我是第一个走进这个麻风院的健康医生，或者说，我是第一个走进山石屏的普通人。那时我的想法就是巴不得赶紧把他们的病治好。我常常痛恨自己医术的贫乏，也叹息我们国家没有研制出治疗麻风病的新药。所以，我拼命地学习。只要有价值的资料，不吃不睡我也要搞清楚。”

那时，李桂科吃住都在供医务人员学习、生活的“健康区”，隔院养院五公里，但是病人有什么需求，他二十四小时随时随到。在那些黑黢黢的夜里，只要看见橘红的灯光游动在麻风院里的碎石小径上，大家就知道李医生来了。

李桂科说：“患了麻风的人几乎都会自暴自弃，好像自己犯下了什么天大的罪过，根本不相信自己的病能治好。我感到要为他们树立面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比治病更为重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只有树立起生活的信心，才能彻底治愈麻风病。”

为了拉近与麻风病人之间的距离，赢得他们的信任，李桂科做了个大胆的举动。在患者规范服药后，李桂科脱下

了隔离服、摘掉口罩、取下手套，和患者面对面聊天。那些麻风病人很吃惊，但很快他们就和李桂科热乎起来。他们开始和李桂科拉家常、交朋友，与他聊起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也聊自己的烦恼与希望。

“脱下了隔离服，好像是消除了我们之间的一道心灵上的鸿沟。他们很清楚、很明白，我不嫌弃他们，我是真的把他们当朋友。慢慢地，他们与我走得越来越远，我能够更加深入地掌握每个人的情况，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什么，需要什么！在我的开导和鼓励下，很多病人开始积极治疗，乐观地面对生活。”

第九章 千头万绪的麻风康复

彭金虎医生说：“那段时间，李桂科是我最为得力的助手，也是个勤奋的好学生。他不仅严谨认真，而且学习能力很强。一个月后，他自己就能熟练地为康复者做足底溃疡清除术，还带起了徒弟。这之前，李桂科从未接触过外科手术，挺佩服他的！”

联合化疗，成为消灭麻风病的制胜法宝，解决了久治不愈的顽疾。

1987年尚未治愈的麻风病人，至1990年全部治愈。这些治愈的麻风病人，被称为“麻风康复者”。

然而，病程很长的麻风病人，大多

数留有不同程度的残疾。这些残疾者怎么办？要清楚底数，要制定康复方案。

按照李桂科的说法，身体康复之后，还要心理康复，让他们走出心灵的阴影。还有社会康复，要让社会接纳他们，消除歧视与偏见，这是个漫长的过程。还得经济康复，让他们脱贫致富，生活富裕了，才有做人的底气。

山石屏村党支部书记杨晓元说：“四十多年来，李医生默默无闻地为我们村的病人治病，不厌其烦地与病人沟通交流，耐心细致地给大家讲解病情病理，没有放弃对任何一个病人的治疗。甚至连村里的顽固病人苏晓标都佩服地赞叹李医生是神医。赵珍四老人也逢人便说，衣服脏了有李医生帮我洗，开水烫时李医生用嘴一口一口帮我吹。像这样鸡零狗碎的生活琐事，是李医生每天必做的事。”

杨晓元还回忆，1992年的春节，李桂科把麻风康复者们召集到院子里开会。

李桂科说：“现在大家的病都已经治好了，但你们的溃瘍还严重，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和思想负担。在康复阶段，要认真调理，安心养病，身体才能尽快康复。大家要好好配合我。”

那段时间，李桂科每天都帮康复者清洗溃瘍上的伤口、换药、包扎，直至他们身上的溃瘍愈合结痂，长出新皮。此外，李桂科还细心地照顾年迈老人的饮食起居，每天忙得像陀螺般转。

尽管面对那么多的生老病苦，可李桂科脸上，总是挂着微笑。那是发自内心的慈悲，那是由内自外生发的奉献精神！

杨翠莲老人告诉我：“以前我老是不相信自己的病已治愈。后来干活不小心刮破了皮，伤口几天就结痂，我才相信治好。你不晓得，以前皮子戳烂点，几个月都好不得！”

连载 47

（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编）
【摘自《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

千寻塔

在巍山，我喜欢这样的相遇
感受到一个闪光的年代
中感受到了一个民族血脉深处的豪放
我依然从《直歌》《穿花》《阿妹跳》《倒置歌》
尽管我的步伐扰乱了芦笙
尽管我曾“打错了”多次
给我带来那么多匆忙的快乐
见证了彝族古老的打歌
以我自己的方式
我被这强烈的节奏推动着加入其中
让我看到了当年南诏的金戈铁马
而苍苍们挥舞的关刀
可以肯定，他们是细奴理的后裔
到处都是打歌的旋律
山坡上，那野里
五穗银饰与歌声飘荡在喧嚣之上
她们的花带，腰间的图腾，胸前的
有时如细雨一样柔和
有和风一样狂野
就会在王的故乡边歌边舞
这些戴着花帽，披着银饰的阿木诺
每到节日，喜讯来时
清凉的风吹过村口的桂花树

打歌记

三色董
（三）

大理题记

风花雪月 诗意大理

